

雜碎集

CASVAL FORUM



四乐书斋刊行 1999年5月

杂碎集

CASUAL ~~FORUM~~

吴榕著

南京四乐书斋刊行

1999年·南京

目 录

一、杂文

文要杂 人要正	(3)
磨 锈	(6)
孺子牛与风马牛	(7)
农民的慧心	(9)
名品·名烟	(10)
年轻有为的“为”	(12)
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14)
字斟句酌全为农	(15)
不正之风风源何在	(16)
杂谈三题	(17)
正己而化人者顺	(19)
引路·开路	(21)
“呆学”不足取	(23)
用然后知不足	(24)
香山红叶	(25)
顾炎武三百周年	(26)
学习女排精神	(27)
要在适度上下功夫	(28)
破门户之见	(29)
人生四乐	(30)
说倒立	(32)
找人	(33)
才路	(34)

借东风	(35)
“鲜有败事”的秘诀	(36)
二、散论	
为人之道	(41)
流通渠道畅 船多不压港	
——小城镇商业要改革	(42)
说“通”	(44)
流·通·达·推	(46)
走进东莞	(48)
血肉的联系	(49)
决非“与己无关”	(51)
贵在有志	(54)
各行各业都要创名牌	(56)
共同探索健康长寿之道	(57)
根治“急症”	(59)
知真情说真话	(62)
数字问题要清醒	(64)
学习札记两则	(66)
事例好找 本质难寻	(70)
稳步推进改革 振兴农村经济	(73)
关于农业的六个观点	(81)
向企业的组织结构合理化要效益	(83)
发展农村产前产后服务	(87)
苏州市发展农村产前产后服务的做法	(90)
农村第二步改革中的财贸问题	(102)
按照“贸工农”要求 发展开放地区农业	(110)
江苏省江都县供销社体制改革纪实	(115)
市委书记听直言	(123)

做活商的文章	(126)
有感于《破墙设店》	(128)
积极提高和健康发展乡镇企业	(130)
这些乡镇企业为啥发展特别快	(137)
以工建农是发达地区发展农业的新途径	(139)
农村对小城镇有何要求	(147)
“轻粮”思想不可有	(149)
从邹忌险受骗谈起	(151)
乡镇企业是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	(153)
发展乡镇企业离不开科技	(156)
向浪费要潜力	(157)
一次生动的学习讨论会	(160)
敢于面对现实的思想问题	(163)
农村经济的经营管理	(165)
苏州农村经济发展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189)
农村体制改革包括哪些内容?	(195)
办好农村经济的合作服务	(199)
学会当巧妇	(201)
“微观调节”和“以工补农”	(203)
家庭经营这个基础不能动摇	(208)
制止对农民的不合理摊派	(211)
农民负担为啥减不去	(213)
充分发挥小城镇的纽带作用	(215)
明确扶贫目的:一增产二增收	(227)
谈谈“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	(230)
(附 1)再谈“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关系 ——致吴锦书记	(232)
(附 2)不须思量自难忘	

——与前市委书记吴榕同志研讨理论问题的回忆	(236)
基层课是基础课	(239)
我为农民鼓与呼	(241)
三、序跋	
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	
——《西安事变六十年文集》序言	(245)
研究民国史	
——《民国江苏权力机关史料》序	(246)
知往鉴来	
——为吴其全《国史专题研究》序	(249)
序《戴安澜将军》	(251)
《村头闲话》跋	(253)
《村头闲话》再版的话	(254)
探索经营之道	
——《富裕乡村经营之道》序	(255)
《老骥新篇》序	(257)
一本中看的政协读物	
——杨岳鹏《政协摭谭》序	(258)
调查——风险行业	
——《经济调查要分析》序	(260)
研究沿海人	
——为《沿海经济》月刊作	(262)
《苍苔履痕》序	(264)
群芳舒锦绣	
——序《茫茫人海间》	(265)
开辟雪径	
——为李雪前散文特写《公仆》序	(267)
怀念白雅雨	
——《白雅雨》序	(269)

颂真善美	
——沈文冲《梦羊小品》序	(270)
《汪公海粟》序	(272)
懒蚂蚁不懒	
——杜渺《热点投笔》序	(273)
练好秘书工作基本功	
——为上海《秘书》杂志作	(274)
自主开发是立足点	(276)
抓服务体系这个“牛鼻子”	(278)
惜时	
——《怎样惜时如金》序	(285)
学商	
——《发展经营为人之道》序	(287)
大珠小珠落玉盘	
——于明娥《风过西窗》序	(289)
焕发新时代企业家的风采	
——《三国演义与企业领导谋略》序	(291)
《古今军事楹联选注》序	(293)
四、往事	
雨衣·面片·笔记本	
——苏南新专杂忆	(297)
一件雨衣	(300)
一张照片	(302)
江海新姿慰忠魂	(304)
南通人真好	(312)
南通杂忆	(315)
忆南京模中	(328)
要不要划小乡	
——一段往事的追忆	(330)

五、附录

[附录 I]先父遗墨

留给我的孩子们 (335)

[附录 II]解放前日记中的小文章

检煤核的孩子 (337)

谈讽刺 (338)

甘地被刺 (339)

[附录 III]

怎样当支部教员 (340)

[附录 IV]

车大仗 (350)

跋 (354)

一、杂文

文要杂 人要正

1996.9.4 在省杂文学会第七届年会上

这次来张家港参加省杂文学会年会，旧雨新知，欢聚一堂，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我很高兴。

成立一个杂文学会，在有些地方很难，原因之一是有些领导不太欢迎杂文，自己也不读杂文。在这方面，我们江苏是比较好的，方方面面支持杂文学会的人很多。省杂文学会要召开第七届年会，经费无着落，会开不起来，与省烟草公司领导商量，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省烟草专卖局物资处处长吴肇鸿同志不仅是经商高手，而且著书立说，既有经济论文，又写杂文。为了这次年会的召开，他多方联络，使会议得以如期顺利举行。对他们的热情支持，与会同志是衷心感谢的。

在我看来，杂文组织虽然无权无钱，却有道有文，这就足够了。一个有道、有文的学会，在各方的支持下，是有生命力的。

本届年会的议题之一，是杂文与反腐败问题。这是个大题目，应当好好议一议。腐败，是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毒瘤，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是毒瘤，就必须开刀切除，这样才能保持肌体健康。我们不能像阿Q那样，怕别人揭头上的疮疤。其实，疮疤是掩盖不住的。杂文的社会功能是激浊扬清，革故鼎新，这种文体短小精悍，尖锐泼辣，迅敏及时，一针见血，是割除腐败这个毒瘤的锋利匕首。在当前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反腐败斗争中，应当进一步发挥杂文的重要作用，杂文也能够发挥出自己的重要作用。

当代写杂文的名家很多，如严秀、邵燕祥、牧惠、舒展、何满子等等，有些老作家如萧乾等，也常有杂文名篇问世。他们的杂文写

得好，我非常爱读他们的杂文。这些名家的知识面广，古今中外的书读得多，因而在引用典故时既自然又自如，已经去世的陶白同志，也是一位杂文大家，他的杂文也具有这一特点。

杂文家，文要杂，人要正。这是很重要的。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现象，唯上、唯书、唯风。一股风吹来，就晕头转向，没有主见，没有个性，没有原则，随风吹，随风倒。这样是绝对写不出好杂文的。

写杂文也要讲究策略，还要分清矛盾的性质。涉及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只要经过深思熟虑，分寸掌握得好，就无懈可击。几年前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讨论三峡工程问题，大家可以各抒己见。我记得在报上读了邵燕祥的一篇杂文《想起三门峡》，写得很含蓄，有分寸，也很有份量。文章颇能发人深省，因而至今印象深刻。

杂文写作，当然也应当弘扬主旋律，允许多样化。这样才能形成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生动局面。

古与今的问题。人们常害怕被人说“借古讽今”，其实引用典故和历史人物对照今人今事，这是写杂文经常采用的讽喻手法之一，这正是古为今用，运用得当，的确为杂文增色不少。但我并不是提倡都要引经据典，有许多杂文单刀直入，写得非常有艺术性，也是好杂文。

杂文与散文之间的关系也很难分得清，具有文采的杂文也是散文。杂文也好，散文也好，都要讲究艺术性。有种说法叫做大散文、小杂文。我看很难分清，鲁迅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就不小，而是内涵和文字容量都很“大”。散文、杂文都是文学家族中的成员。

关于杂文出精品的问题。我们应该提倡“精品意识”，但什么是“精品”，也很难列出一个标准。我认为杂文精品，首要一点是提出新问题，敢为天下先。观点新、点子新，要说出读者意料不到的新观点，见解独到，思想深刻，力求说出别人想说而不敢说或是说不出、说不清的话，这样的杂文才能真正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这样的杂

文大概就可以算为精品了。像邵燕祥、舒展、何满子等人的有些杂文就是这样，我看也可算为精品了。当然，是不是精品，还要广大读者来掂量。我们大家要为出精品努力，在座的杂文家每年写出一两篇精品的话，二三年内就可以出版一本《江苏杂文精品集》。

杂文涉及到议论与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采不足，就缺乏艺术性，没有艺术性的杂文，生命力就不强。

总而言之，文品是人品的反映。从根本上说，作文与做人是一致的。要写出好的文章，自己就要做一个好人，身正则文正。言不由衷，哗众取宠，最终为人所不齿。

我有时候也喜欢写点杂文，许多问题都在探索之中，愿与朋友们共勉之。

(1996年9月，祖丁远记录整理)

磨 锈

粉碎四人帮，中国得兴旺。老人焕发青春，青年磨拳擦掌，都说，要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四人帮横行时，我不敢动笔，也不想动笔。“何必自找苦吃？”苟且偷生，过几年安稳日子吧。也似乎心安理得，浑浑噩噩，得过且过。造反派始终监视着，劳动之余，除了毛选，只可看《红楼梦》，后来采采药草，编了一本油印的《民间验方选编》，以飨五·七干校诸校友，算是除“请罪书”以外唯一的文革期间的“作品”。

文革后，读了张志新等先烈的事迹，自觉汗颜。友人们也劝说，“怎么？秀才不写文章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我这个秀才是生了锈的，秀字加了金，锈住了！”

“就不该磨磨锈？重试锋芒。”

想想也对，不敢说有什么锋芒，敲敲边鼓也好，搬一块砖，运一片瓦，也算尽点力吧。

(1977年春节在镇江谏壁工地)

孺子牛与风马牛

鲁迅有一副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就是身体力行者。

五十年代末，浮夸风盛行。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批评道：“有一些干部，不是孺子牛，而是风马牛。”

何谓风马牛？见风使舵，拍马逢迎，吹牛（自吹加吹人）抬轿。集不相及的风马牛于一身。刘老已乘黄鹤西去，留得警语在人间，至今发人深省。

历史的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隔了几十年，风马牛干部似曾相识，在一定气候下又会重现，客观上还有滋生的土壤，如果上面听喜不听忧，下面就会报喜不报忧，写喜不写忧。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拍马得马，拍官得官。主观上则有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取向问题；有修身养性的问题。有些人已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不再与风马牛相及了；也有些人则变本加厉，风越刮越大，马越拍越精，牛越吹越足。时间长了，难免刮低了自己，吹垮了本人；拍坏了别人，也累及了自身。

这是一种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是中国人好刮风，不足为怪。但也值得警惕。一是要下狠针，针砭时弊，决不能助长此风，所谓“顺风两边倒，两面都讨巧”；“拍马得马，拍官得官”；“吹牛不犯法，吹牛能提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中国人好刮风。风头不对，我们要反其“风”而行之。二是要崇尚务实作风，兼听则明，鼓励孺子牛，批评风马牛。三是下苦功夫做思想工作，逐步形成一个宽松、融洽而又正气凛然的良好氛围，功过分明，奖罚得当，让大批孺子牛扬眉

吐气，使少数风马牛自惭形秽，从而向孺子牛靠拢。孺子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整日价默默地耕耘着土地，哺育着人民，从不争功，从不夺利，永远得到人民的崇敬。

让我们大家动手，一齐来铲除产生风马牛的土壤，培育繁衍孺子牛的氛围。这是功在国家、利在千秋的大事。

(1998. 9.)

农民的慧心

江苏南京广播电视台塔落成了，它有很美的雅称——紫金塔。南京古名金陵，钟山名紫金山，电视塔光芒四射，流金溢紫，有地区特点，又有电视特色，从两万多份取名设计中挑出头彩，竟是高邮一农民想出的佳名（这可不是开的后门）。

海门市有位青年农民在上海闸北区办了一个印名片的厂，与当地联营，起名为“上海名片厂”，在区工商局注册，人们一看这位“阿乡”竟胆敢挂厂名曰“上海”，问他懂不懂起厂名的规矩？这位青年镇静地回答：“我们厂是上海人与海门人联营的，按惯例各取首字，为尊重当地，把上海的‘上’字放在前面，第二个‘海’字代表海门。”一席话把工商局负责同志感动了，觉得这个机灵的小伙子很能想问题，爽快地“特批”，办成了这件事。

这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作为一个老农村工作者，对农民的慧心深有体会，村头巷议，乡俚俗谈，不乏思想火花。农村有人才，基层有人才。广而言之，如今江苏乡镇工业产值在全省工业中的比重已不是“半壁江山”，而是“三鼎足之二”；农业又是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中获得稳定增产的，更是有目共睹。这些都是农民聪明才智的结晶。早几年有句口号，叫“城乡通开”，是讲商品流通的。其实，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格局，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方面都城乡通开，让农民的慧心，与城里人的慧心汇为一体，在交流中获得升华，而不要城门乍开又闭；不要轻视、鄙视“阿乡”，不要伤农民的心。农民是聪慧的，又是通情达理的。

（1995年3月）